

渴求 对语

贺兴安

著

学者随笔八人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学者随笔八人集

主编 何西来 贺兴安

渴求对话

贺兴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来普亮
复 审：张彦彬
终 审：刘秀斌
责任印制：李 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渴求对话/贺兴安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9

（学者随笔八人集/何西来，贺兴安主编）

ISBN 7—203—03900—5

I. 渴… II. 贺…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207 号

学者随笔八人集

渴 求 对 话

何西来 贺兴安 主编

贺兴安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美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9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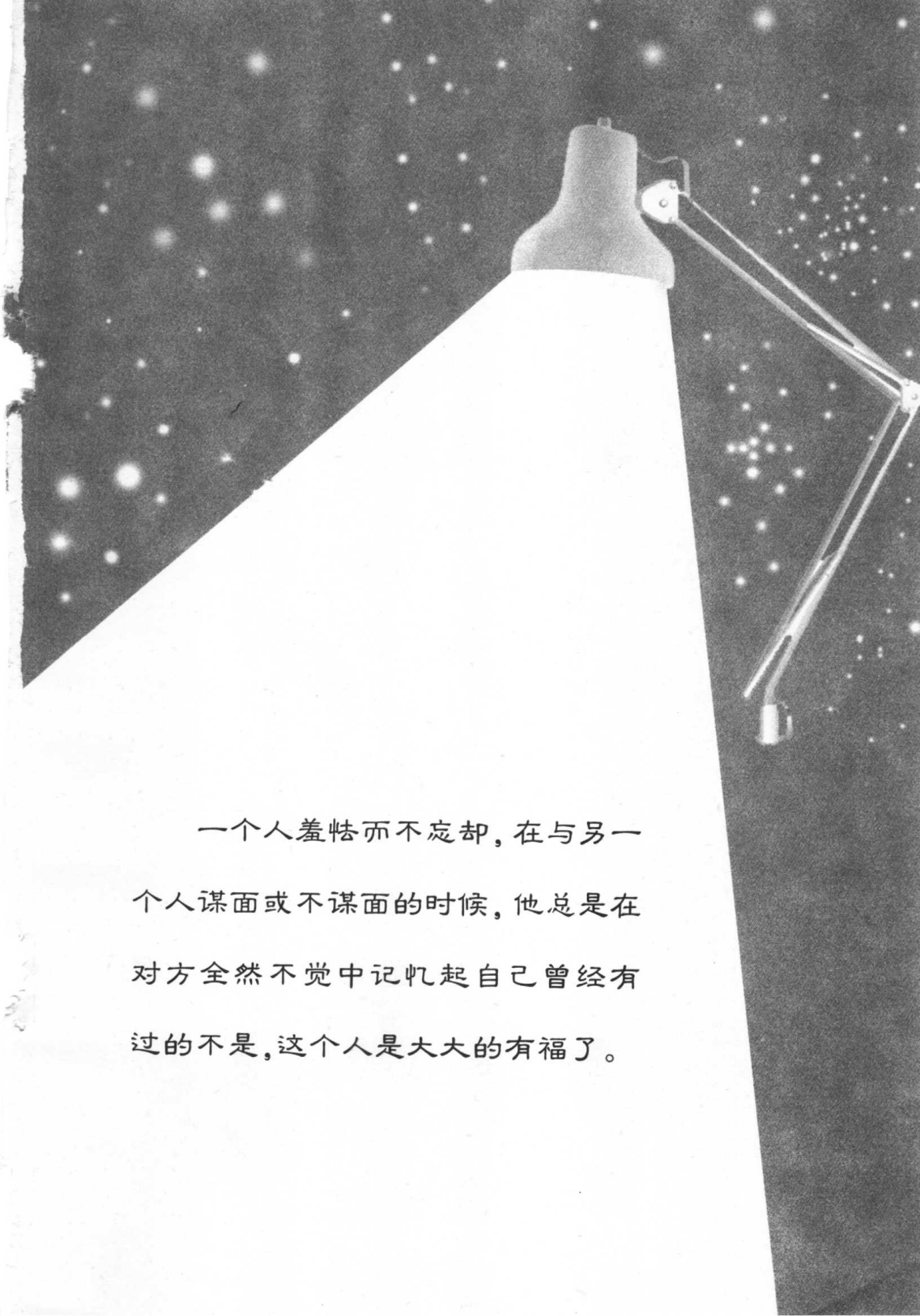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203—03900—5

G·1664 定价：14.00 元



一个人羞怯而不忘却，在与另一个人谋面或不谋面的时候，他总是在对方全然不觉中记忆起自己曾经有过的不是，这个人是大大的有福了。

目录



往日回想

童年忏悔·····	(3)
我的乡情·····	(6)
我没有登上那个“关山尖”·····	(9)
战后的蒲中·····	(11)
我这一次回家·····	(14)
夜深人静的时候·····	(17)
旧情的归依·····	(19)

异域情思

夜宿牛津·····	(25)
那是一个迷人的世界	
——访莎士比亚故居·····	(28)
那灵魂，那窗口	
——访狄更斯故居·····	(31)
柔弱而倔强的灵魂	
——访勃朗特姐妹故居·····	(35)

目录



瀑布之典	(39)
千岛行	(41)
天塔行旅	(43)
渥太华街景	(45)
渥太华的人物雕像	(47)
渥太华的公共图书馆及其他	(50)
逛“亚赛儿”	(53)
空游渥太华	(56)
爱的此岸与彼岸	(59)
爱的闪失与寻求	(62)
情欲·爱情·文学	(65)
拾穗人，必须游荡不止	(68)
廊桥留下什么	(71)
灵魂的自我审判	(74)

贵有“血色”

贵有“血色”	(79)
--------------	------

目 录



把自己的生命倾注进去	(85)
以生命的形式呈现出来	(89)
从反思到自省想到的	(94)
说说“放”情	(98)
再说“真”情	(101)
“多”并不拒斥“一”	(105)
“村庄”的爱情	(108)
说“书虫”	(111)
味儿	(113)
音乐电视应向深度进军	(115)

审慎与执拗

文学评论与评论文学	(119)
审慎与执拗	(122)
稳实的批评品格	(125)
其势难挡的两个涌动	(130)
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	(134)

目录



新情况，新处置·····	(137)
读书杂谈·····	(142)
丰富的王蒙·····	(145)
热情的张承志·····	(149)
何士光：从“凝视”跃入“发现”·····	(152)
何立伟作品碎语·····	(154)
“烛照”下的“抽样”·····	(159)
自赞与他吹·····	(162)

自然之唤

自然之唤·····	(167)
冬之旅·····	(174)
春之光·····	(176)
夏之郁·····	(178)
秋之朗·····	(180)
香山即景·····	(182)
瞥香山·····	(184)

目 录



一景二名	(186)
无言的曾侯乙	(188)
"诸葛庐" 观后	(190)
潭柘寺的故事	(193)
钧魂	(196)
把个性带入收藏	(199)
再到凤凰	(201)

心火传递

作一点世纪反思	(205)
文化不文	(208)
心火的传递	(210)
勇于孤守	(213)
自我抗争	(215)
羞怯·忘却·透明	(217)
马路上那盏灯	(224)
精神产品的上帝是谁	(227)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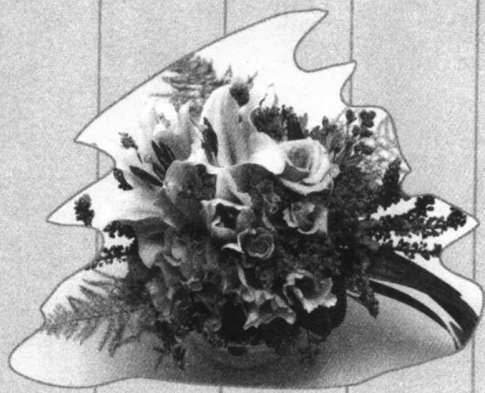
十个臭皮匠顶不了半个诸葛亮	(230)
未能书传	(233)
香山盲艺人	(235)
进一步 天地美	(237)
情歌	(240)
说“老年”	(243)
还是有点不满足好	(246)

后 记	(249)
-----------	-------

「渴求对话」

往日回想

「学者随笔八人集」



童年忏悔

我以为，童年时期，就该实行我的忏悔。

或者说，我的真正的忏悔，较为彻底的忏悔，应该自童年始。

我的童年，难堪回首，似乎也不愿意去回首。它像一团浓浓的云翳，早已退却在遥远的记忆中了。我不认为，我的穷酸土貌，构成了我的多大不幸。我也不认为，我的教育不善，寡闻无知，就多么值得我去悔恨。以吵闹不和而闻名于当地村镇的我的双亲生活，曾经使我一度赧颜，后来我也不把它当回事。整日昏昏沉沉的私塾朗书声，因为古书对我的吸引力太差，早已将灌注填塞的文本忘记得精光。记忆新鲜的是田畈上的蓝天白云，夏日午后必有的一场暴雨，横跨天边的半轮彩虹，还有，远处向你招手的白色芦花，路径上密密麻麻向你迎面扑来的各色蜻蜓，以及和我一起开怀嬉戏的男女孩子们。

身外之物，是强加给你的，你无选择。家庭和周身环境是赐给你的，或者你因它而生而存在，你只能承受。然而，心灵上的犹豫、纠缠乃至行动的抉择，明明受着大脑的指挥，你回避不了也躲闪不开。童年时最不是滋味、最难受的，是我的派号和我的

跪拜。按我们贺氏宗祠的谱系，我们那一拨人的派号是“家修德茂”，我是“茂”字派，最低。按族规，是“德”字派的，我得喊叔，“修”字派的得喊爹（爷）。如果你年近花甲，由于派号低，你得称某些青少年为叔为爹。对于长辈、年岁大的，我能依次称叔称爹，在同辈孩子中，我不愿意这样称呼。我第一次在心灵上感到一种屈辱，我也有过种种抱怨，然而，我接受了，屈从了。

我不能反抗这种屈辱，伸张的我内心不平。我的办法是，在同辈孩子交往中，尽量避开叔爹称呼，用其他方法示意打招呼。日本投降后，我离乡进县城读初中，和我要好的一位同族人高我一年级，心想称兄叫哥多好，因他是“德”字派，我还得称叔。解放后，我们会面时我想更动，他似无意回应，我只得沿用。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位堂兄，他人高马大，他不能长期屈从称呼那些矮小的伙伴为叔为爹，有一次，他居然把一个孩子逼到墙角里：“平时我老叫你‘爹’，今天你得喊我一声‘爹’。”看来，我不曾有他这种勇气。

我不知道我这种习性在多大程度上同别人、同周围人相同，但我至少意识到，因为我这种习性，封建族规才得以千百年地延续下来。我幼时不喜欢下跪磕头，大概在人的天性上就反感这种双膝跪地、用头额频频叩击地面的动作。我当时纳闷，人类为什么要采用种礼仪方式？对这种方式的不合理性、非必要性、有辱人的尊严性，或许我有那么一点敏感。每年过春节我都很高兴，就是这下跪磕头，包括对自己的双亲祖辈，我都是尽量避免，或是内心潜藏着老大的不乐意。

前些时读书，看到英国特使马戛尔尼 1793 年访华，就是为这跪拜争执不下。清廷要他向乾隆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坚持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是单膝下跪。他想，干脆来个同等对待，对乾隆行单膝下跪吻手礼。乾隆还比

较灵活，到了另一使者阿美士德 1816 年访华，就为这跪叩之争，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境了。有趣的是，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当年读到这一新闻，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评论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我仔细一想，这话只能归因于跪拜叩首这套礼仪的内在指涉，归因这套动作的非人格性。它要求你在权位面前俯首贴耳，抛弃一切人的独立和自尊。中国最早记载这种礼仪的是《周礼》，有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等“九拜”，稽首拜是头至地，顿首拜是头叩地，各有各的动作规定，但战国前仅用于祭祀，全面施于人际关系，在君臣、家庭、宗族、师生中实施，是后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这中间，最大的精神虐杀者首推儿童和幼者。

无疑，这一切我在童年时期都接受了。在我的心灵不平之后，语言上只是沉默，行动上还得照办，我的派号最低，下跪的概率应该是最高的。我只能把不满强压在心底里，最终还得屈从、遮盖乃至熨平我心灵上的屈辱。

我的童年是那样开始的，我的生命也是那样起步和后续的。至少，我现在醒悟到这一点。

1995 年 3 月

我的乡情

我小时候剃光头，戴瓜皮帽，穿长袍大褂对襟衣，读的是私塾。

在私塾学堂屋顶亮瓦投下的一柱阳光里，师父讲书时口沫四溅，抓挠腿部的白屑纷纷飞扬。那时候，我很能背书，后来几乎全数忘光。我一直钦羡新文学的一些大家们，他们那么小就能从私塾中熟谙国学。

那时候家里穷。抗战后我进县里读初中，觉得中山装穿在身上很带劲。只是我那一身是土布做的，纹路粗而且反光，有如剃头师傅的荡刀片。我个子小，排在最后，跟前面同学穿的斜纹或卡其比起来，常常赧颜怯于抬头，而且仅此一身，不能换洗。我的父母又一直吵架，他们一个用手一个用嘴创造了我们那个镇上不和家庭之最。

自从大人把我举上火车，离家到外面求学，我就不怎么乐于回家了，连春节也不愿意回去。我们那个小镇大概是当初张之洞和他的技师们设计粤汉铁路时点下的一个名叫赵李桥的小站，优点是干旱时火车也可以在那里上水。我心目中，那个小镇只是来自周围乡下的一群觅食者的集居地。人们劳碌终身，只是为了养

家糊口，生儿育女，维持家族的简单再生产。火车一到，一群孩子赶着拾起车头卸下的燃烧未尽的煤渣，妇女把热腾腾的盐茶鸡蛋举向车窗，我偶尔看见高鼻子洋人把废弃物和擤鼻涕的白纸从窗口扔下。当地谈不上有任何像样的文化建树，可以说土地肥沃，文化贫瘠，没有碑亭楼台，没有寺塔庙宇，没有讲堂书院藏书楼，连《早春二月》拍摄的绍兴那一座长长的石板桥，我们那里也没有。

直到进城很久很久，每每同友人熟人闲聊，他们谈起自己温爱的家庭，谈起家乡文化古镇和诸多名胜，我总是退缩一旁，不置一语。赵李桥旧名茅棚街，全街一色的茅棚，火灾一来，全镇化为灰烬。那时的政府根本不管。大火后人们携家避居乡下，有的哭诉关在棚里被烧死的孩子，有的重新支起烧得焦黑的木柱，再铺上一层茅草。我一直保留这种印象，火车从山谷驶来，那突兀的白烟如妇人的白发，那笛声是长长的呜咽。

对于家庭家乡来说，我总觉得自己是不肖之子，是一个不怎么恋旧的乡人，是一名不乐于回味乃至叙说的永恒的他乡游客。在近半个世纪的离乡岁月里，我间或也回去过，更多是乘坐快车疾驶而过。在黑夜，我扒开窗帘看见小站的丛丛黑影和点点灯光；在白天，我发现穿过铁道开凿了一条地道。我听说那里建了一个大的茶场。儿时回忆几乎都是悲凉的。其中，也有过甜蜜和欢乐，那稻场上的月夜，我们一群孩子玩捉羊捉迷藏丢手绢，我进城后就不曾看见那么明朗的月夜。我在划分湖北湖南的一条小小的界河旁玩耍过，秋天芦花飞舞，特别是群飞的蜻蜓，红的黄的黑的，忽儿振翅停住，忽儿向远处一击，它们嘹嘹鸣翅，纷繁迷离，挡住了我的路径。然而，这些回忆遮掩不住我的硕大的忧郁。

我不曾拥有过引以为荣的乡情。然而，我为什么那么牵挂你、为你流泪呢？我的家乡！只因为你太沉重，太滞后，太令人